

从打工女孩到女作家,素人周慧新书《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》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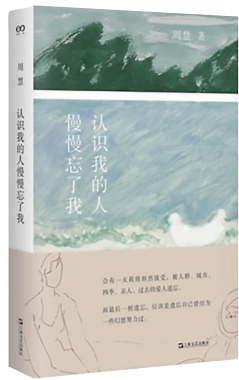
十年不上班了她,后来怎么样了?

在很多人内心深处,或许都曾“幻想”着逃离城市生活、抛开打工身份,去追求诗与远方,但真正能做到的终究是少数。素人作家周慧就是少数之一——2014年9月,因为机缘巧合,她辞掉了月薪近两万的工作,从深圳市区搬到洞背村的山腰,以一种主动的方式剥离种种社会身份,不工作、不结婚、没有爱人、没有孩子、没有钱。就这样生活了10年。

2024年,她出版了第一本书《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》(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),收集了这些年她写的随笔和虚构文字。

周慧在湖南岳阳下面的一个村子长大,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两个姐姐了。盼望生儿子的家庭,对她这个多余的女儿并未给予过多关注。在她的记忆里,自己八九岁的时候就在清晨五六点钟起床,烧火给自己做蛋炒饭,母亲从不问。父亲在镇上上班,很少回来,她也不了解父亲是什么样的人;母亲不曾抱过她,也没有任何亲密举动,一家人都是如此。

她形容自己是个“小透明”,从小成绩吊车尾,满脑都是对食物的渴望,无暇顾及其他。高中毕业后,她被奶奶托人安排到自己以前上班的国有工厂,踩电动缝纫机车鞋帮子。当别人都以为她会就此稳定下来的时候,她却不想干了。高中毕业的她,学习过电脑的五笔打字,还喜欢读书,“那时候经常看三毛,我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更远大的前程。”之后,她故意把鞋帮子踩得有点乱、针脚也不均匀,丢掉了这份工作。那时的她还不知道,那种与周围“格格不入”的感



觉此后会一直伴随着她。

随后,周慧和二姐一起去深圳打工。因为想从工业区步入写字楼,想留在深圳,于是她回到岳阳,用了大概两年时间,读了一个会计专业的大专。毕业后,她再次回到深圳,从事文员、销售等工作,再后来,她在一家200人规模的公司做到人事经理。有独立办公室、在深圳买了一套房子的她,因为不太喜欢新上司,选择了辞职。

当时,周慧的父母已经都不在了,她没有了太多的经济压力。住到村里的生活太舒服了,舒服到让她对任何社会角色都不再有期望。“在村里,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,哪怕你今天不想吃饭,你都可以不用吃饭,你就躺着吧。”

但她也坦言,刚开始这种生活的时候,周一到周五还是会焦虑,“因为很多人都在上班或者在创造自己的价值,而我是彻底地在躺平,我想我就这么活着吧,一直到过了好几年,才会忘记今天是周几这件事”。

早上她会习惯性地定一个9

点的闹钟,但如果还没睡醒,就会关掉再接着睡。因为不吃早饭,起来什么事都没得干,就在家溜达。然后就开始做午饭,吃完睡到下午4点,再去健身或者在傍晚的时候去走山。她的焦虑感通常是从晚上八九点钟开始的。“我说完蛋了,今天还没有看书,微博还没有更新,B站救助猫猫狗狗的后续也要看。”一样做完,有时晚上12点半她才会开始看书,看大半个小时。

住到洞背村两三年以后,她开始有规律地写一些东西,那之后的5年时间是她写作最旺盛的一个阶段,“但每周写作的时间大概也只有三四个小时,这两年每周写作的时间大概是一两个小时”。

乡村生活远比想象中寂寞,周慧也没有过上田园牧歌般的日子。她通过写作抵御日复一日的庸常和单调,反复地书写窗外的雾、几百米外的海、整片黑暗的天空和内心最不愿触碰的秘密。

刚搬到洞背村的头几年,周慧只要保持节俭,就能勉力生存。她把自己城里的房子租出去,3900元租金扣除月供1600元、社保900元和村里的房租,还会剩几百元。直到前几年,房租和社保涨价让开支猛增,她只好停了社保。

穷,开始成为周慧生活的常态。“穷的匮乏感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状态了,吃饭的钱还是有的,但你每天都在想钱的事。”比如,洗碗怕用水太多,开车踩一脚油门怕用了油、踩一脚刹车又怕浪费油,她还问过别人,下坡的时候是否可以挂空挡。那段时

间,她养成了一个习惯,每天晚上守到9时半,在一个App上抢4折的菜;她甚至在天黑时潜入别人的菜园子偷菜、用滴滴的方式接水。

但她没有因为穷去做任何不想做的事情,她情愿就这么穷着,拒绝了一些可以赚些小钱的机会,如兼职做巡山员、给一些商业公号写软文等,“我不喜欢有必要的事情压着的感觉,我知道我做事不敷衍,一旦有事,就会用时间、用心去做好它,那又会有种在职场的感觉,我宁愿把自己的欲望降到最低。我宁愿穷也不愿工作、讨厌早起”。

后来,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,她摆脱了这样的生活。朋友借给她25万,可以10年归还,目前每月还点利息即可。之所以借这么多钱,是因为她想放进基金里挣点利息钱,但前几年基金惨不忍睹,她的钱没了一大半。当然她早早想好了退路:实在要还债了,就卖掉房子、吃社保。

我们真的可以选择一种完全的无所事事的生活吗?抛开一切因由,就以自己感觉最舒服的方式存在着?周慧给出了自己答案。“我喜欢现在的生活,虽然此前从未想过,我是可以这样生活着的。”“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容易的生活,逃避了不想面对的东西:你就往下滚,滚啊滚,什么都不干,不承担责任和角色。每天要去职场的,那才需要勇气。”

对于以后怎么写、如何写,用什么语言和形式写,周慧还没想清楚,“不过我不急。我相信,只要我能阅读,能从阅读里获得丰富的感受,我就能写”。

宁安/文

新书荐书



书名:《生产队纪事》
作者:张建清
出版社:东方出版中心

文史相照 为证岁月

那个时候,水很清,天很蓝,太阳很热,冬天很冷,种种需按农时,劳作全靠人力,农民根据生产队指令参加集体劳动,江南农村尚处于经济变革的前夜。那时的江南农村是怎样一幅图景啊:过年洗澡全村人用同一口锅,这口大锅平日是生产队烧猪食的农具,到杀完年猪便成为全村人洗澡的洁具。哪家烧了这锅水,这家的男人就有优先权,然后可以邀请要好的乡邻家男人洗。男人都洗完了,才轮到第一家的女人,往往一锅水要洗好几家子;行船需要把舵、撑篙、拉纤,青年纤夫为了节省短裤,赤裸身体沿芦苇岸边拉纤,偶尔邂逅田头劳作的年轻女性,一时间彼此面红耳赤,慌不择路;男人们方便大多习惯“蹲坑”,在自留地一侧的露天茅坑边三五成群,光着膀,抽烟说话。有妇女拎了马桶过来,向自家茅坑倾倒秽物,男人们也是语不变调,面不改色……

《生产队纪事》一书共收录了42个短篇,每篇都是一个独立的人物故事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在全国农村蓬勃展开,故事描写的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江南地区农民的政治生活、劳动场景和人际关系。故事的主人公有大队干部、贫农代表、家庭主妇、小商贩、儿童、生产队饲养员和酒徒、小偷等。故事情节生动、细节真实,精确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,刻画了江南农民那种坚韧耐劳、既顺从大势又安于现状的禀赋。好多故事都有强烈的年代感:如为了积肥进城收垃圾、为解决燃料问题上铁路摔煤屑、赤脚医生兼做兽医等,翻阅全书,眼前呈现的是一幅幅鲜活的纪实场景。

书中充满了诸般细节,这自然来源于作者长期的生活积累,也获益于作者数十年对于乡村档案的收集、整理与研究。作者厚实的生活经验,同时唤醒故纸堆里的人和事,让文字中的岁月变得愈加丰盈且生动。对于具体的底层人的书写,既是文学的责任,其实也是史学的范畴。当然,在中国传统史学中,此点严重缺失。因此这部著作就不仅仅单具文学价值,同时还兼具史学价值。

作者还运用具有江南韵味的语言书写这部作品,地域文化特性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挥发。

我始终坚持,作家是需要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,文学是需要有一定精神高度的。文字是否表现了对真实世界的真实感知?是否表达出对求善求美的渴望?是否体现出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向往?——这就是文学内在的力量源泉。所以,我一直坚信:文学是可以有为之的。作家除了对于文字和文学需要深怀敬畏,同时还需要敬畏岁月与时间。《生产队纪事》就是为岁月和时间所做出的真诚证言,这是一部文史相照的优秀作品。

苏迅/文

“曹家渡是我的童话,也是庶民的史诗”

热气腾腾的早餐店,人来人往的街道,人头攒动的杂货店,拥挤的公交车,戴着红围巾的13路电车之花……2024年初热播剧集《繁花》的这段镜头,唤醒许多老上海人的记忆,那是1978年烟火气十足的曹家渡。

曹家渡素有“沪西小上海”之称,区域内的长寿路、万航渡路、长宁路、长宁支路、万航渡后路5条道路形成辐射道路网,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成为沪西的商业中心之一。除了有各种点心小吃店之外,还有百货、服装、五金、日用品等商店。

作家、编剧蔡骏最新小说集《曹家渡童话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),将悬疑、魔幻、荒诞元素与写实风格的细密叙事巧妙融合,收录的《猫王乔丹》《戴珍珠耳环的淑芬》《断指》等6篇小说均以曹家渡为舞台,灌注了蔡骏的个人成长记忆,承载了20世纪末上海的旧日光影,还有少年的冒险与迷梦。

蔡骏1978年生于上海,成长

在苏州河畔,在曹家渡度过了少年时光。在他的记忆中,“一九八八年的沪西曹家渡,万航渡路、长宁路、长宁支路,围出一只三角形,以街心岛为圆心,辐射出去五条马路,像一只五角星,张牙舞爪,扑朔迷离……”“我刚搬到曹家渡那年,王菲还叫王靖雯,小虎队正青春年少,小哥哥在录像带里出生入死。苏州河畔,有栋孤零零的六层楼房。我天真地以为会在这里住一辈子”。

《曹家渡童话》源于蔡骏在2016年秋天创作的《猫王乔丹》,彼时的他并非有意识地要写曹家渡,更多是写人与猫的关系,却带入许多曹家渡的记忆——曾经的“沪西五角场”,三区交界的神奇地带,从三官堂桥通往中山公园后门的农贸市场,夏日苏州河水面上的油腻波光,神秘五角星似的五岔路口……当时的他从未想到自己还会再写第二篇关于曹家渡的小说,直到三年后的冬天。

2020年初,蔡骏于家中开始写



《戴珍珠耳环的淑芬》。该小说发表之后,他有了写一组小说的念头——“他们生活或工作在曹家渡附近,与我的童年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,他们的人生看起来波澜不惊,却又潜伏着某种惊心动魄。”

2022年,蔡骏大约有三分之一光阴被困于家中,他每天看着苏州河水,写了3则关于曹家渡的小说。2023年上半年,第6篇小说诞生。

“至此,《曹家渡童话》6篇小说

已构成一个小小的曹家渡宇宙,但又远不至于曹家渡的百科全书,仅仅存在于1988年到1992年之间,一幅幅早就不见了写生对象的风光画,一半来自个人岁月的流逝和内心的回望,一半来自时代剧变和面目全非的故乡。”蔡骏在本书后记中写道。

在小说《鲁先生传》中,蔡骏让初中语文老师鲁先生的命运,与鲁迅先生名篇《藤野先生》《祝福》《社戏》等形成了互文,个人经验的书写被赋予了更深的寓意:“至今,仍有许多人生活和工作在彼处,沉默地度过这一时代的每个春秋,它可以叫曹家渡,也可以叫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个地名。曹家渡是我的童话,也是庶民的史诗。”

在这部小说集中,可以看到上世纪曹家渡的再现,还带有蔡骏对自己成长之地的回望以及对曾与其产生过交集的“人”的深情。正如他所言:“在我的童年里,曹家渡是个无所不有的国度,既有圣人,也有疯子。”

宁安 整理